

《中國地方藝文薈萃》總委會 編

學苑出版社

中國地方藝文薈萃

三原卷·第三輯 伍

華東卷·第三輯
伍

中國地方藝文薈萃

《中國地方藝文薈萃》編委會 編

德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貴池二妙集五十一卷（二）

貴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貴池二妙集五十一卷（二）

（清）劉世珩輯

據清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劉氏唐石窠刻本影印。

樓山堂集第九卷

二妙集九

貴池吳應箕著

策

擬進策 并序

崇禎丙子臣從邸報見天下吏民言事者甚眾上皆報聞至有驟荷進用者臣竊覽其章於天下大計俱未有當也私以爲言者皆負上又以爲天下事非一疏能盡於是退而擬策十首欲上之不果昔漢賈誼爲文帝痛哭流涕長太息今天下事不止如誼所言皇上聖明又遠過漢文獨恨臣無賈誼之遇誼言不盡用而臣有言不聞假使臣如天下言事者以言希進又安知其不用然臣不願也臣所謂第能言之而已所言自中及外首大體次邪正次信任次言術次廉恥次變更次邊材次

無用次民財次貪源凡十篇

持大體

臣觀自古極治之朝其君相雖勵精圖治常若無事然非無事也總紀綱挈要領一切兵刑錢穀各責之所司而已不與故其政即以不相陵侵而愈治不至於煩碎而難周此所謂大體得也體失而後務爲操切操切之過臣下奉行不及則益工爲欺蔽而叢脞因之至於叢脞則操切亦有時而窮而廢隳因之究之柄且爲人所旁操而不覺是故得體而治失體而亂自古至今未有能易者也漢宣帝起自民間深見武帝之季法網苛密欲與更始然帝性精察欲操練名實不得不任用文法故誅戮之枉先自廷臣受之其後弘顯之禍議者皆以爲宣帝所遺而蓋寬饒刑餘律法之言至是益驗夫以宣帝欲懲失而猶不免有失則以其操切爲失體也幸其

時丙吉爲相輔以寬厚觀其不問人死不責廢吏等事其用心甚深蓋英君而佐以察相事雖益理天下之元氣傷矣故臣嘗於宣帝之君相益信爲政有體即其一時可以概見者向使治天下而亦以趙廣漢治郡之法治之天下之亂豈不可翹足待哉臣觀神宗初年張居正爲相其盪滌振刷不可謂無功然亦似稍刻矣神宗一以寬大繼之迹若倦勤而政實得體故海宇晏如者幾五十年迨其末年不無廢弛惰窳之象亦其勢然也因而跳邊隅孽生宮禁逆璫之禍海內沸然幸陛下神明踐祚然後人心始有所恃於是懲先朝之失馭創羣工之積弛手攬萬機躬親庶政至於閭閻銖兩之奸皆勤詔旨雖漢宣之精勵豈能及陛下之萬一哉然臣固有慮焉事無大小俱自上操使天下皆重足而立者欺罔之藉也言無是非俱得達陛下使天下皆裹足不至者奸佞之叢

也大臣無所執持小臣相為朋比者衰亂之徵也是故欲懲
貪而愈以風之欲革弊而愈以啟之何也失體也且今日之
失體者何止一端外而監司郡牧侵守令之權繡衣持斧親
訟獄之事內則刑名操練於三事文牒持抱於諸卿而陛下
猶日責其治理無狀不知治理之所以無狀正由此也故臣
願陛下弘攬大體但無使主權得以下移一切碎細之事皆
責之所司而上不問厚諸臣以事權即所以養其廉恥別諸
臣以職業即所以起其廢弛又嚴敕內外諸司毋使以侵而
成曠是陛下所為憂勤者謂其能收天下之成而輔臣所為
啟沃者謂其能成君德之大也如此而諸臣猶有負陛下者
即以蹈漢宣韓蓋楊趙之誅而不為過誠不如此而稱曰勵
精臣恐上之操切既窮而下之作威福者即於是出矣是故
體要之說古之賢臣類言之臣今之所效忠於陛下者亦惟

此爲首務而已矣

別邪正

今夫國家之患莫大乎人臣之自爲朋黨而其病由於人主
之不分邪正夫不分邪正使君子小人雜進於是君子以小
人爲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爲小人小人指君子爲朋黨君子
亦自以爲黨而不辭始未嘗不從國家起見後不過爭競門
戶迨爭競門戶而君子常易衰弱非易衰弱也君子難進而
易退難榮而易辱於是小人揣得其情攻之以必忌持之以
難久不幸君子或授之以閒又不幸附君子者或因之爲市
而君子之勢孤矣君子之勢孤國家之事去矣揆其所始豈
非人主之不能分別以至是哉唐崔慎繇與劉瑑竝相慎繇
曰惟當甄別流品上酬萬一瑑曰盛朝當循名責實使百官
各稱其職而遽以流品爲先未知致理之自臣嘗讀史至此

未嘗不歎服瑒言之正使唐宋牛李蜀洛諸君皆持此見安
得復有黨人之禍然人臣從國家起見則瑒言爲是人君欲
練名實使人臣皆奉法守正則慎繇之言未可以爲非也是
故相臣當秉劉瑒之心而明主宜持慎繇之法抑臣又思之
瑒之言用於黨勢未成之先則可若下之門戶有必成之勢
而上之用舍無一定之理則瑒言亦安可施哉臣觀自古朋
黨之分無過宋者呂大防范純仁當國欲爲調停以兼用熙
豐之黨劉巖叟極言其害其後徽宗即位時議以元祐紹聖
之黨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之此即調停之說而曾
布假以惑上者也徐勣任伯雨亦駁之而極言其害巖叟之
言曰自古無君子小人竝用之理故聖人以內外分否泰若
君子小人並進危亡之基也勣之言曰天下事有是非人有
忠佞不考其實姑務兩存未見其可而伯雨謂二者竝用終

君子盡去小人獨留蓋三臣之言可謂盡矣後其言皆驗而國家之禍亦遂不旋踵今國家朋黨雖未如宋之劇然自神廟至今其勢不可謂不成矣今亦竝用之而無所害也臣恐將來勢有偏勝則害有獨歸大臣不能如劉瑑之用必用人材之進退必有如任伯雨所見者至於極重之後復欲用呂范之方行曾布之術祇重之害耳亦何益乎此臣今日所以望之陛下者固莫如別邪正之爲急也夫天下之大佞若忠大貪若潔大怯若勇大躁若恬者其匿情飾詐方有以入人於不覺而邪正於何辨之臣以爲不難也即就其所自爲黨者而察之其本末立觀矣且從古奸詐之徒可以欺庸君而不可以欺明主可以惑初立之冲主而不可以欺更事之賢君也陛下試觀即位以來誰爲順悅誰爲戇直誰攬權勢而難於進退誰重氣節而輕於禍福誰矢念於國家誰快心於

報復其擠掇閱歷不可謂不熟矣又試觀神廟以來所謂身在朋黨橫被攻擊者其後之孤忠勁節甘死如飴者何如又觀天啟中所謂志在進取力攻朋黨者其時之誦德稱功嗜利無恥者何如而邪正之數有不較然乎今之時勢又與先朝不同則夫希名而附和與夫懲迹而矯飾者其蒼素黑白誠難遽別然而涇渭之源流自在也陛下誠能窮治之源而登進斥逐一以其權歸之於上使眾正彙進而儉險小人無所緣而售其奸將國家之治理可以計日而待不然邪正分別則登進愈雜而黨與益分而邪者日勝其勢不釀為禍亂不已而為邪之尤者方孤立行一意曰吾無黨也夫無黨而掃除有黨之人則正人必先蒙其害故禍莫大於人臣之有黨尤莫大於黨勢已成而邪者固矯之以無黨也則別之奈何不務盡也

謹信任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乎君有疑其臣之心而信任之不專尤莫患乎臣有要其主之心而信任之太篤不專之與太篤皆足爲患而第其輕重則無所別而篤任之者其爲禍甚深也夫國家固有不世之績墮於旁參垂成之功棄於一旦者此不專之所致也及觀唐宋以來唐專用內官宋寵任大臣至傾危宗社而主猶不寤皆由人主不能自固其好惡喜怒之情至使臣下得而窺之小人遂有所要挾以深中其隱臣然後歎人主之信任誠不可以不謹也臣嘗讀史見漢元時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大鴻臚馮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石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右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眾賢私後宮親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又顯嘗使至諸宮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

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
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此人主之情為下所持故
有以專信之而不覺臣因而推之唐李林甫盧杞之流宋秦
檜章惇之屬其為禍各不同要其所以窺測人主先得其情
而為所劫制者其轍則一也宋神宗有為之主也王安石經
術之士也挾情要君任之不疑至於亂天下則安得謂信任
之偏英主獨無乎高皇帝神武開天猶失之胡惟庸肅皇帝
英明絕世猶失之嚴嵩是故信任之不可不謹其在英主為
尤甚我皇上躬戡璫禍手攬萬幾念■寇之交誼也尚方之
賜時出憫財賦之日匱也司農之任獨久總綱紀於中丞歸
操柄於冢宰不專之患可幸無之且陛下始欲借內鎮以風
厲諸臣未幾撤之如脫稿即昨者召置輔臣士大夫方舉手
加額而旋以一人之言棄之人方疑陛下信任之理太輕臣

即竊於此有慮者夫事有所輕於此則必有所重於彼其輕者不難暴之天下則重者必有以積之於一人於是深險之人默窺意旨以固其要結之術而倖躁之徒又顯乘氣勢以售其嘗試之私彼其矯情刻意危言激論必有入人於不覺者而陛下偏篤之勢成矣故臣願陛下益去其非薄臣下之見程力量能執虛公以馭下而我無一成之心於大臣則觀其係於天下之治亂者何如於人才之消長者何如不徒取其有硜硜自守之節於小臣則練之以事任驗之於積久無以一言偶當遂拔擢非次致使天下小人皆有所懷挾以要君如是而偏獨之患去則奸亂之萌絕然後陛下即有所信任而人亦洗濯磨厲之恐後矣

審言術

臣聞古昔盛世不諱直言言嘗少觀其君臣聞析肝吐腹不

過數語而天下利害已盡後世君臣固有辨難反覆者矣然上不以爲私而下無所恐故天下之事卒以立而功由成今天下章滿公車言非少也朝上夕報聽非不疾也然議論多而成功寡以致言愈雜而聽愈眩豈忠謀至計百未一聞而聽過任失十且九見耶臣愚以爲言路不可塞也當辨所以進言之心其心不可見也即就其所言而以時事之難易別進言之公私庶乎天下可以見言之利而吾聽者亦有所自持而不至於眩夫其臣下守法海內無事而人主好大喜功或內有嬖倖外多興作於是時也不難於切劘臣下而難於翹君時而國家多故事勢孔棘大臣邀一切以中上而人主方恍於禍患不自知其入於術中其籠絡箝制可以惟所欲爲於斯時也又不難於規切主上而難於拂臣臣嘗讀史至杜欽谷永之流指陳宮掖不諱微隱豈不亦經術有文見謂